

續古文辭類纂

冊八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母爲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弃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卽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

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卽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閒。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

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秦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

漢書南粵王上文帝書

南粵傳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已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己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已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已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

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已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已聞皇帝陛下。觀此書與史記所載詳略懸殊則知太史公刪削他人之文已就己範圍者不知凡幾所謂整齊百也

漢書王恢韓安國議伐匈奴

韓安國傳

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已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已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

于待命加燬。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已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已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已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輦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已天下爲度者也。不己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已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

迹足已爲效矣。臣竊已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已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轡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已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已爲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

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已河爲竟。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糞燹。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已威服。不可已仁畜也。今已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已攻匈奴。譬猶已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已飽待饑。正治已待其亂。定舍已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已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

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已。風過，清水明鏡，不可已。形逃，通方之士不可已。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已爲之備，審遮險阻，已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

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

中山靖王勝傳

臣聞悲者不可爲索欬，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蟲成羆，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已。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於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

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蟲
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依殿本增
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
蠱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
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
附。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
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
骨肉冰釋。斯伯奇所已。流離比干所已。橫分也。詩云。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
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漢書壺關三老茂上書

戾太子傳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
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
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散亡。故父

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已迫蹴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已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已救難自免耳。臣竊已爲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

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已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母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日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漢書王子陽諫昌邑王疏

王吉傳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已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虐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

於箠轡身勞。虜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匿薄。數以更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櫬之閒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

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漢書貢少翁諫犯法贖罪疏

貢禹傳

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奢欲，用度不足，迺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諱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